

【城记】

戏水天然游泳池

□陶玉山

小时候,济南市市区对外开放的游泳池很少,即使这些少得可怜的游泳池还得花5分钱买票。那时大家都不富裕,哪有闲钱买票游泳?5分钱可以买一支牛奶雪糕解馋,或者租赁两本挺厚的小人书看呢!另外,游泳池里洗澡还有时间限制,太别扭了。我们这些十来岁大的孩子都是去离家不远的五龙潭或江家池子那天然游泳池里洗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五龙潭和江家池子都在大街深处,就是两个大水坑,没有围墙,和破屋旧楼坑洼地野草为伴。平时,就是大家洗衣服、乘凉闲逛的去处。三伏天闷热难耐,弄张凉席子铺在当院里想和大人一样午睡,但蚊子不知啥时候就叮你一下,烧雀儿(知了)在头顶聒噪个没完,浑身上下刺挠得难受。小孩子们憋不住了,就想着去洗澡。因为偶尔会有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家长们是不让自家孩子外出洗澡的,发现不听话的,就打屁股、罚站,没有商量余地。所以,小伙伴们去洗澡,不能让家长知道,互相之间通过暗号联络:伸出食指和中指上下摆弄几下,彼此就心照不宣,然后各自悄悄溜出家门。

看到那大水坑了,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扔鞋脱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坑边,先撒泡尿往肚脐眼那泼泼,预防冻着肚子着凉。然后用两个指头堵住鼻孔,“扑腾”“扑腾”地往水里跳。从地底下冒出的泉水冰扎凉冰扎凉地,一猛子扎下去,浑身打寒战。那个舒服啊,真是如鱼得水一般。好像要把夏天的燠热、心中的不快等等都一洗而光。

一般情况下,五龙潭我们是不去的。一方面是因为那里水面窄小,也不深,游没几下就到了头,不过瘾;另一方面,那里经常有洗衣服的妇女,见我们赤身洗澡,好训斥骂我们,有的还扔小石块砸,很无聊郁闷。更重要的是,五龙潭那儿有长虫蛇,玩得正高兴时,猛不丁地蹿出来一条,会吓得人打哆嗦不敢洗澡了,而且好几天缓不过劲儿来。

江家池子就不一样了。那里水面宽阔,适合我们狗刨的泳姿;而且水深,可以扎猛子,还可以打水仗。那时候救生圈属于非常稀罕的东西,我们是买不起的。常言道:穷则思变。我们开动小脑筋,想出了办法:将裤子的两个裤腿用绳子扎紧,再把裤腰处留出一个口子,使劲往里吹气,待裤子鼓起来,像个充气的气球,再用绳子将裤腰勒住。这样一个自造救生圈就诞生了。只是这个救生圈不一会儿就没有气了,得经常吹气,挺麻烦的。尽管不尽如人意,我们还是非常满足。这总比没有强啊。

有时,我们还能从水底捞到分钱硬币,那个高兴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捞到金元宝了呢。有了钱,我们就不洗澡戏水了,穿上湿漉漉的衣服,趿拉着一种叫趿拉板儿的拖鞋,蹦蹦跳跳地到西边的筐市街或普利门买零食,或者到东边的西城根街那个怪古老头店里租画书看。

等到身上让滚热的太阳晒得出汗,在小胳膊上用指甲划一下不出白痕迹了,才敢放心大胆地回家。要是家里的大人在胳膊上划出白痕迹,就知道去洗澡了,一顿胖揍再加上罚站是难以逃脱的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想起小时候的这些往事经历,感慨之余,觉得挺有趣呢。

【城市微旅】

仲宫穆柯寨

□李学广

三官庙水官为何居正位

□赵中平

提到穆柯寨,自然会想到穆桂英。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人物。宋朝历史上确有杨继业、余太君(实姓折),他只有一个儿子杨延昭(即六郎的名字)及一个孙子杨文广,没有另外的七个儿子,也没有杨宗保这个人,穆桂英与穆柯寨的传奇故事是虚构的,虚构的穆柯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有人介绍,仲宫穆柯寨,地势险要,风光秀丽。寨子里还存有一公里的围墙,有很多很多的树木,其中一株如华盖立在山中间。这种树韧性极强,像牛筋一般折而不断,当地人称作牛筋树。有专家认定,这就是全中国唯一的老龙树,就是当年杨四郎要的“降龙木”。如此传奇,这个仲宫穆柯寨是非去不可了。

一大早我们就集中起来,没用一小时到了卧虎山水库边上,从北道沟村前开始徒步上山。村里有处古寺遗址,那寺原称普门寺,现在已经成为石块瓦片与杂草的散落场,这古寺始建于何年又毁于何年,无人告知。幸运的是,寺前还有两株高大挺拔的银杏树,树龄都在千年以上,如此算来寺院该在宋代之前就有的。

向上登山的道路非常险峻,对常搞户外的我们来说,也算是艰难的。我们得从一侧山涧边的峭壁上手脚并用向上攀爬。由于大家热情高涨,刚开始体力尚好,相互协助鼓励着,都安全登顶了。这时,我问群主:咱们什么时候登上穆柯寨呢?群主很大气地说:现在看不着。我们要先去三媳妇山,最后去那里。然后他又加了一句:穆柯寨上面还有石锅。还有石锅?穆柯寨在我心中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了。

登上这个山头之后,我们多在山脊上行走。我们先到的三媳妇山。这三尊自然形成的石峰,如果没人指点,你根本看不出“人”形。说是三媳妇,实际指的“一位婆婆与二位儿媳”,相传儿媳孝敬婆婆,婆婆特别关爱儿媳,在当地传为佳话。这一天婆婆与两位儿媳上山打柴,突遇山洪将她们吞没了,后来就化为了这三座石峰。游客到了这里,自然会记起这个故事,不过,有的则说到这里“找媳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看完三媳妇山,已经11时多了。我们从这里折返,奔向



▲中国仅存的一棵降龙木

三官庙作为中国传统庙宇,其所供奉的三官神就是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道教神仙。三者之中天官最大,自应居于正中位置,地官水官则列其左右。但是历城区章灵丘村多少年来流传着一个故事:村内的三官庙,初建时是水官居中,而天官却屈居末位。

相传七百多年前,三官庙还在村东的龙骨山上。后来要搬到村内另建新庙,三位神仙听说此事非常高兴。说时迟那时快,新庙已经竣工。村里算定了好日子,再过几天就要敬请三仙乔迁新居了。可是山上这三位却按捺不住内心之激动,要提前派一位下山先睹为快。老大天官便吩咐老二地官下山看看新家建得如何。地官不愿跑腿,便摆着架子对水官说:“老三呀,教你小,还是你跑一趟吧。”水官无奈,只好悻悻地朝山下走去。

水官一见新庙便喜出望外:新建的三官庙正对着长长的庙南街。七层台阶之上,高高的红油漆庙门分外显眼。庙内三官大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墨瓦青砖。殿内壁画,祥云白鹤,松柏溪流,庄严肃静,正是修行绝佳所在。水官高兴之余,扫了一眼大殿正面三个神位,心想:“这次总算没有白来,我也弄个正位坐坐。”于是便喜滋滋地盘腿坐在了正中位子上。

见水官迟迟不归,天官就派地官再探。地官下山来到新庙,一看水官正襟危坐,居于中间,心想:“我也别犯傻了,否则连原来的待遇也享受不到了。”于是便坐在自己老二的位置上。

天官不见二位回去,只好亲自走一趟。来到庙内,但见水官喜不自胜,地官不卑不亢,神座也只剩末位。天官后悔不已,料定二位绝不会让位于他,便一脸委屈地坐在最末的神位之上。

据说,一直到明朝重修三官庙,天官水官才互换位置,重回各自的神位。

以上说法已无文字可考,但是多少年来能流传至今,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身处丘陵旱区的章灵丘人对于水的渴盼与重视。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章灵丘人为了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三官庙的东面紧挨着村里最古老的井“老井”和最古老的湾“老井湾”。正是这两项早于三官庙的古代水利工程使人们摆脱了人畜用水的困扰。基于此,也就有了关于三官庙的迁建及水官居于正位的传说。

关于老井,现存的《重修大井台记》纪事碑记载,重修时间为“大清雍正十一年四月”,距今已有近三百年。井口石呈“∞”形,布满了被绳索勒磨出的五六厘米深的沟槽。类似的井口石还有两块被叠压在下面。依据三块布满深深沟槽的井

穆柯寨。

穆桂英的故事北宋时期就传开了,到南宋就基本成型,后经口口相传,越传越神。在济南这个地方,出个穆桂英也是说得过去的。史上记载,宋真宗二年,外族的弯刀马队就进入了山东。辽兵的烧杀抢掠和当地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给济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济南人纷纷自动组织起义,其中不乏女性,有的还是夫妻双双参战。著名的红袄军领袖女英雄杨妙真,也被称为杨四娘的就与辽兵打了二三十年。穆桂英是位真正的“女汉纸”,用现在的观念来衡量,她还属于“逆袭族”呢。因为赵匡胤登基以后,就转变了宋朝的发展方式,不再尚武,不再以金戈铁马、疆场立功为荣耀。赵匡胤崇文,他要臣民们沉浸在案头书牍之中。宋代又倡导理学,对女人的要求与评判标准也变了,要女人遵从妇道,讲究内敛柔和,追求瘦弱病态,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裹着三寸金莲走路。而这位穆桂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她胸怀大义,智勇双全,既端庄贤淑,又性情刚烈,既爱红妆也爱武装,更了不起的是,竟敢将手下败将选为夫婿,还敢将未来的公公拿下,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这是何等另类与难得啊!与花木兰相比,同为驰骋疆场搏命拼杀的将军,可是穆桂英还能统率千军万马;同为女儿身,穆桂英却有着为妻为母的柔肠。与扈三娘相比,同样为美女英雄,可是当梁山寨主将她许配给一个“丑八怪”,扈三娘就低眉顺目“嫁狗随狗”了,而穆桂英却坚定不移有着自己的追求……穆桂英是精彩的、完美的,也是唯一的。

我就想早一点儿到达穆柯寨,可穆柯寨究竟在哪里呢?

往回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北边的山峰已经清晰可辨。这时候群主微笑着往前一指:就在那里了——原来就是我们刚进北道沟在普门寺前看到的一个山头啊。哪有石头城墙?哪有遮天蔽日的大树?我告诫自己:别心急,走近了才会找到传说中的一切。

当我们越过一处峡谷,再跨过一处山梁时,我确信站在传说中的穆柯寨遗址上了。

这就是耀古烁今的大英雄穆家的营寨吗?要说这里与别的山峰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个峰顶很平整,面积也很大,上面的石面也明显比别处的光滑。这里可以称之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作为一个寨子是有道理的。可是那上面一公里长的寨墙呢?那神奇的牛筋树呢?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我终于发现了那个石锅,石锅凹在岩面下,锅沿的圆形非常标准,里边打磨得非常光滑,一看就是现代人的作品。附近几处石面上还有着深浅不一的模模糊糊的刻字,那该是到此一游或者简单表达情爱的文字。我向南看,那是上山时进的第一个村子北道沟;向东看,是103国道,国道后面层峦叠嶂,苍茫无际;向北看则是卧虎山水库了,那里幽蓝如画,风平浪静;再回头向西边望去,那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寻常得过目就忘。天空还是半阴半晴的,还是那样深邃高远……那些柔软的清风,慢条斯理地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那些干瘦的柏树,旁若无人般默默地站立在那里,只有那些芊芊荒草,反复地触碰着我们的裤脚,算是对我们略为惊讶的神情表示理解。这穆柯寨本来就是虚构的,你向哪里求证呢?

口石可以推知,老井的开凿最少也应在八百年前的宋朝。若按当年的条件,凿挖这样一口深达近七十米的水井实属不易。章灵丘的先民们硬是凭着铁锤钻头、麻绳土筐,坚韧不拔地劳作,用“一升铜钱一升石渣”的代价,成功挖出了清澈甘甜的地下水。

据说此井和白泉泉脉相通,早上撒进一把谷糠,中午就可以从白泉冒出。老井最多可容纳十二根井绳、上下二十四只水桶取水。四五条壮实的汉子喊着号子,拧着两米多长的大辘轳头,带动若干的水桶不断地提起放下,场面极为壮观。

老井之后,人们又一举完成了“一水串三湾”这一蓄存雨水的工程。“一水”指庙南街连通村东沟的南北方向水道。这一线地势低洼,下大雨时村庄东西方向的水多汇集于此,形成径流。备受旱灾折磨的先民们以开凿老井的精神先是在这一水道中段(紧邻老井)修筑了老井湾,又在南北两端处分别修筑了小湾子和北头湾。

“三湾”的建成,近3000立方米的蓄水,使牲畜及修建用水也有了保证。所以,老井和“三湾”建成之后,章灵丘人把三官庙建在老井湾入水口的西岸(与东岸的老井仅相距20米之远),并产生了水官居于正位的传说,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村民们又在南梢门外修建了勾索湾、在西梢门外修建了瓢湾这两大古湾。形状上和半月状的老井湾不同,近乎直角的勾索湾像一个牛轭(牛拉东西时架在牛脖子上的器具,俗称“牛勾索”),瓢湾的形状恰如早年农家半个葫芦做的水瓢。两湾建造可谓精致,尤其是瓢湾。该湾容量不大,仅能蓄水500立方米左右。湾深约5米,全部用料石砌垒,内层及底部凡接触土壤的部位,均用石灰拌土夯实,简直滴水不漏。岸沿全部用70厘米宽的方形条石砌边。岸沿石的上面皆用铁钻剁斧加工出细长条纹,既美观又利于村民洗涤衣物。雨天,水从湾东北方向的“瓢把”进入。湾满后水从西南角的“水簸箕”溢出,形成瀑布注入近十米深的龙须河——古湾的建设,既解决了村民的用水之需,也彰显了他们的审美价值和聪明才智。

新中国成立后,章灵丘人那浓浓的“水”情结得到进一步的升华。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遍及田间地头,院里院外的300余口旱井之外,1961年春在村东北角打出了第一口压风机动力机井。1972年春在村西北打出了第一口离心泵电力深水井。截至1974年,全村拥有电力深水井14口,11个生产队都有了水浇地。自来水到户的实现,更是使村民们倍感社会的进步。假如三官庙的众神还在,面对大旱之年仍有清新的机井水浇灌着碧绿的庄稼,一拧水管就有甘甜的自来水汩汩流出,他们是否也会发出“当惊世界殊”的惊叹呢?